太平御覽/089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獸部八 ◄

太平御覽
卷八百九十七．獸部九

► 獸部十

版本信息

馬五

《古今注》曰：秦始皇有七名馬，一曰追風，二曰逐兔，三曰躡景，四曰追電，五曰飛翮，六曰銅雀，七曰晨鳧。

崔豹《古今注》曰：曹真有駃馬，名為驚帆。言其馳驟如烈風之舉帆也。

《風俗通》曰：馬一疋，俗說馬比君子，與人相疋。或曰馬夜行目明，照前四丈，故曰一疋。或說度馬從橫，適得一匹。或說馬死賣得一疋帛。或云《春秋左氏》說諸侯相贈乘馬束帛，束帛為疋，與馬之相匹耳。

又曰：疲馬不能度繩。俗說馬之疲羸，不能復度繩索，言其極也。或云不能度畦塍也。謹案：齊有繩水，裁三四步，馬疲不能度此水耳。

又曰：殺君馬者，路旁兒也。語云長吏食重祿，芻槁丰養，馬肥，希出，路旁小兒觀之，卻驚致死。案長吏馬肥，觀者快馬之走驟也，騎者驅馳不足，至於瘠死。

《金樓子》曰：鳥與鳥遇則相躅，獸與獸遇則相觸，馬與馬遇則跌蹄相傷。天之生此物，

多其力而少其智也。

《傅子》曰：九日養親，一日餓之，寧可言飽？飽多飢少，同為孝子？九日谷馬，一日餓之，馬肥不署，於義無傷，非可同之。

《夏侯子》曰：一舟之復，尾　毫不溼；一馬之走，無一毛不動。故大同，無萬物不一也。

又曰：魯人有善相馬者，與余俱游。夜方寢，聞馬有行者，魯人驚曰：「七百里也。」吾恐此暗中耳。

《符子》曰：齊景公呵揄，命畫工圖而訪之，殫百乘之價，期年而不得，象過實也。今使愛賢之君，考古籍以求其人，雖期百年不可得也。

又曰：吾與玄子觀東海，釋駟而升乎　段山，未中路而忘馬。符子使人求之不獲，使鬼索之而獲。符子曰：六合不可忘，故知良馬在其中矣，請以六合之觀觀之也。

《鄒子》曰：董仲舒三年不窺園圃，乘馬不知牝牡。

《諸葛教》曰：昔孫叔敖乘馬，三年不知牝牡，稱其賢也。

常璩《華陽國志》曰：神馬四匹，出滇〈音顛〉池河中。

《三國典略》曰：神馬者，河之精也。代馬，陰之精也。

《西京雜記》曰：文帝自代還，有良馬九匹，皆天下駿足也。名曰浮雲、赤電、絕群、逸驃、紫燕騮、綠螭驄、龍子、麟駒、絕塵，號為九逸。

又曰：衛將軍生子，或有獻騧馬者，乃命其子為騧，字叔馬。

《東方朔傳》曰：驃騎難諸博士，朔對曰：「麒麟、綠耳、蜚鴻、華騮，天下良馬也，將以捕鼠於深宮擲晷，曾不如跛貓。」

《神異經》曰：西南大宛有馬，其大三丈，髯至膝，尾委地，蹄如升，　可握。日行千里，至日中而汗血。乘者當以絮纏頭以避風病，其國人不纏。

揚子《法言》曰：或問治己，曰：「治己以仲尼。」〈問治己何用益以用孔子之道。〉或曰：「治己以仲尼，奚寡矣？」〈言學孔子道多，而成者何少也。〉曰：「率馬以驥，不亦可乎？」

又曰：希驥之馬，亦驥之乘也；希顏之人，亦顏之徒也。

桓譚《新論》曰：顏淵所以命短者，慕孔子，所以傷其年也。若庸馬良馬相追至暮，共列宿所，良馬鳴食如故，庸馬垂頭不復食，何異顏淵與孔丘優劣？

又曰：衛后園有送葬時乘輿馬十匹，吏卒養視善飲不能乘，而馬皆六十歲乃死。

又曰：薛翁者，長安善相馬者也。於邊郡求得駿馬，騎以入市，去來人不見也。後勞問之，因請觀馬，翁曰：「諸卿無目，不足示也。」

《論衡》曰：儒書稱：孔子與顏淵俱登魯東山，望吳昌門，謂曰：「爾何見？」曰：「見一匹練，前有生藍。」孔子曰：「噫，此白馬、盧芻。」使人視之，果然。

《王子年拾遺記》曰：周穆王即位，巡行天下，馭八龍之駿，名曰絕地、翻羽、奔宵、越影、逾暉、超光、騰霧、挾翼。

又曰：曹洪與魏武帝所乘之馬，名曰白鶴。時人諺曰：「憑空虛躍，曹家白鶴。」

《洞冥記》曰：修彌國有馬如龍，騰虛逐日，兩足倚行，或藏形於空中，惟聞聲耳。時得天馬，汗血是其類也。

又曰：畢勒國有小馬，如駒，日行千里，毛垂至地。東王公常騎此馬，朝發湯泉，夕飲虞淵，一日一夕，往返七八度。亦言馬毛長，於空中自放，則吹之或東或西也。

又曰：東方朔游吉雲之地，越扶桑之東，得神馬一匹。高九尺，股里有旋毛如日月之狀，如月者夜光，如日者晝光。毛色隨四時植典。漢朝之馬見之，即垂頭振毛，一國眾獸見

皆避之。帝問東方朔：「是何獸也？」朔曰：「昔西王母乘靈光之輦以適東王公之舍，稅此馬於滯語，及食芝草，王公怒，棄馬於清津天岸。臣至王公之壇，因騎而返，繞日三匝。此馬入漢關，關猶未掩。臣於馬上睡眠，不覺遂至。」帝曰：「其為名云何？」朔曰：「因事為名則步景。」

《抱朴子》曰：韓子治常以地黃、甘草哺五十歲老馬，以生三駒，又百三十歲乃死。

又曰：李南乘赤馬行，道逢他人乘白馬者。白馬先鳴，而南赤馬鳴應之。南謂從者曰：「彼馬言：汝今當見一黃馬左目盲者，是吾子。可為告，使行駃相及。」從者不信，行二里所，果逢黃馬而左目盲。南之馬先鳴，而盲馬應之。問其主，果向白馬子也。

《論衡》曰：廣漢翁偉能聽鳥獸之音。乘蹇馬之野，而田間有放馬者，相去數里，鳴聲相聞。翁偉謂其御曰：「彼放馬目眇。」其御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曰：「罵此轅中馬蹇馬，蹇馬亦罵之曰眇馬。」御者不信，使往視之，馬目果眇。

《鹽鐵論》曰：騏驥負鹽車，垂頭於太行之阪，屠者持刀睨之。

又曰：古者諸侯不秣馬，天子有命，以車就牧；庶人之乘馬者，足以代勞而已。故行則服軛，止則就犁，一馬服櫪，當中家六口之食。

孔融論曰：馬之駿者，名曰騏驥。壤駟駿者，名曰韓盧。壤駟有韓盧，馬之有殯驥，人之聖也，名號等。設使騏驥與韓盧并走，寧能頭尾相當，八腳如一，無有先後之覺哉？

《英雄記》曰：公孫瓚每聞邊警，輒厲色作氣如赴仇。常乘白馬，又揀白馬數十匹，選騎射之士，號為白馬義從，以為左右翼。胡甚畏之，相告曰：「當避白馬長史。」

《曹瞞傳》曰：呂布有駿馬名赤兔，常騎乘之。時人為之語曰：「人中有呂布，馬中有赤兔。」

袁准《正書》曰：牛馬之為人駕乘者，非樂負千鈞擲曦，行千里之險，鞭策痛矣。

桓公《世論》曰：朝鮮之馬，被鬣　是齧，能使其成騏驥者，習之故也。

《博物志》曰：穢貊國，南與辰韓、北與句麗、沃沮接，東窮大海。海中出班魚皮，陸出文豹。又出果下馬，高三尺，漢時獻之，駕輦車。正始六年，樂浪太守劉茂、帶方太守弓遵領東穢屬勾麗，伐之，舉邑降。

《博物志》曰：唐公有驌驦，項羽有騅馬。

《華陽國志》曰：元馬日行千里，死於蜀，今元馬冢是也，縣有元馬祠。馬牧山下，或產駿駒，元馬子也。

《長沙耆舊傳》曰：虞芝，州命部南陽從事，太守張惠連姻王室，罪名入重，芝依法執案。刺史畏勢，召芝，芝曰：「年往志盡，譬如八百錢馬，死生同價，且欲立效於明時耳。」遂投傳去。

《三輔決錄》曰：安陵有項仲山，飲馬渭水，先投三錢。

《襄陽記》曰：中盧山，西去襄陽一百三里，有一地道。漢時常有數匹白馬出其中，遂名其地為白馬穴。陸遜攻襄陽，又值此穴中數十匹馬出。戰還建業，蜀使有五部兵家滇池者，識其馬色，云是己亡父所乘，對之流涕。

《世語》曰：劉備屯樊城，劉表禮焉，憚其為人，不甚信用。曾請宴會，荊越蔡瑁欲因會取備。備覺之，偽如廁，潛遁出行。所乘馬名為的顱。騎的顱走，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，溺不得出。備急曰：「的顱，今日厄，可不努力！」的顱乃一踴三丈，遂得過。

《異苑》曰：符堅為慕容沖所襲，堅馳馬墮澗，追兵將及，計無由出。馬即踟躕臨澗，垂控與堅。堅不能及，馬又跪而授焉，堅攀之，得登岸，西走廬江。

《七賢傳》曰：陳眾辟州從事，揚州部有賊擊之，多死。眾請取之，因單車乘白馬往，賊束身歸降。遂生為立祠，號曰白馬從事。

《竹林七賢論》曰：王戎簡脫，不持儀形。好乘巴{馬真}馬。雖為三司，率爾私行，巡省園田，不從一人，以手巾插腰。戎故吏多至大官，相逢戎，輒下道避之。

《搜神記》曰：昔秦人築城於武州塞內以備胡，城將成而崩者數焉。有馬馳走，周旋反

復，父老異之，因依以筑之為城，乃定。遂名為馬邑。

又曰：吳先主殺武衛兵錢小小，形見大街，顧借賃人吳永，使永送書與桁南廟，借木馬二匹。以酒　巽之，皆成呵揄，鞍勒全具。

《志怪集》曰：孫弘常自云檻扃神，與其言語委曲，眾未之信。鎮西將軍謝尚常所乘馬忽暴死，會弘詣尚，尚愛惜至甚，弘謂尚曰：「我為公活馬，何如？」尚常不信弘，答曰：「卿若能令此馬更生者，卿真實通神矣。」弘於是便下床，去良久，還，語尚曰：「廟神愛樂君馬故耳。向我詣神請之，初殊不許，後乃見聽，馬即便活。」尚時對死馬坐，意甚不信，怪其所言。須臾，其馬忽從門外走還，眾咸見之，莫不驚惋。既至，馬尸應時能動，有頃，奮迅呼鳴。尚於是嘆息。

《述異記》曰：東平畢眾寶，家在彭城。有一騘馬甚快，常乘出入，至所愛惜。宋大明六年，眾寶夜夢見其亡兄眾慶曰：「吾有戎役，方置艱危，而無得快馬，汝可以嫜許見與。」眾寶許諾。既覺，呼同宿客說所夢。始畢，乃聞馬倒聲，遣人視之，裁余氣息，狀如中惡。眾寶心知其故，為試治療，向晨馬死。眾寶還臥，如欲眠，聞眾慶語云：「向聊求馬，汝治護備至，將不惜之，今以相還，別更覓也。」至曉馬活，食時復常。

《續搜神記》曰：趙固常乘一匹赤馬以徵戰，甚所襖曦。常所系於看前，忽腹脹，少時死。郭璞從北過，因往詣之，門吏云：「將軍馬今死，甚愛惜，今盛懊惋。」景縛便語門吏云：「入通，道吾能活此馬，則必見我。」門吏聞驚喜，即啟固。固踴躍，令門吏走迎之。始交寒溫，便問：「卿能活我馬不？」璞曰：「馬可活。」固忻喜，即問須何方朮，璞云：「得卿同心健兒二三十人，皆令持長竹竿，於此東行三十里，當有丘陵林樹，狀若社廟。有此者便以竿攪擾打拍之，當得一物，便急持歸。既得此物，馬便活矣。」於是命左右驍勇之士五十人，使去。果如璞言，得大叢林，有一物似猴而非，走出。人共逐得，便抱持歸。入門，此物遙見死馬，便跳梁欲往。璞令放之，此物便自走往馬頭間，噓吸蒲扒。良久，馬即起，噴鼻奮迅鳴喚，便不復見此物。固厚資給璞，得過江。

《靈鬼志》曰：陳安為河間王顒給使，甚壯健。常樂一馬，駿駃非常。後馬死，雙赤蛇出蒲扒。

《列異記》曰：故司隸校尉上黨鮑子都，少時舉上計，於道遇一書生，卒得心痛，子都下車為案摩，奄忽而卒。不知姓字，有素書一卷，銀什諜。即賣一餅以資殯殮，其餘以

枕之，素書著腹上，埋之。謂曰：「子若魂靈有知，當令子家知子在此。」未至京師，有騘馬隨之，惟子都得近。子都歸行失道，遇一關內侯家住宿。侯問曰：「君何以致此馬？」鐘都因說之。侯乃驚愕曰：「此吾兒也。」侯迎喪開棺，視銀書如言。侯乃舉送詣闕，上薦子都，辟夠援侍御史豫州牧司隸校尉。至子永、孫昱，俱為司隸。其在公，皆復乘嫜許。故京師歌之曰：「鮑氏騘，三入司隸再入公，馬雖瘦，行步工。」

傅玄《乘輿馬賦》曰：往日劉備之初降也，太祖賜之駿馬，使自至廄選之。曆名馬以百數，莫可意者。次至下廄，有的顱馬，委棄莫視，瘦悴骨立。劉備撫而取之，眾莫不笑之。馬超破蘇氏塢，塢中有駿馬百餘匹，自超以下，俱爭取肥好者。而將軍龐思獨取一騧馬，形觀既醜，眾亦笑之。其後劉備奔於荊州，馬超戰於渭南，逸足電發，追不可逮，眾乃焚可。

傅玄《馳射馬賦》曰：耳小易使，鼻大勢怒。來往若鷹鷂，超騰如逸虎。

劉琬《馬賦》曰：吾有駿馬，名曰騏雄。龍頭鳥目，麟腹虎胸。尾如雲彗，耳如插筒。